

教书人的美好瞬间

■ 张海洋

返。

而我在那一段段午饭时间,和这些农村孩子聊天、交朋友,后来,他们有的把作文发表在报刊上,有的登上城里演讲比赛的领奖台,有的走进了更大的校园。

● 一点光

周五晚上,我外出学习刚到家,女儿告诉我:“你的几个学生连着两天放学后过来拜访你了。没想到你还挺受学生欢迎的!”

“哦,学生?什么样的学生?我好奇地问她。“有一个叫小牛的男生,说是和你探讨‘黑洞’的话题。”女儿对我说。

小牛?没想到这孩子的学习热情一旦被点燃,和优生一样有着逆水行舟的执著和韧劲。

他之前是一个让人头疼的学生,活泼好动,喜欢率性而为,课堂上没有专注力,家庭作业也常常丢三落四。疫情期间,我们在班级微信群上网课,然后让学生在群里提交家庭作业。谁知道吴子牛竟然偷偷又拉一个小群,和十几个同学一起“研讨”作业。不得不说他是个聪明的孩子,对他的教育引导只是缺少一个契机。

复学后的一天,我讲到《宇宙》这一章节,其中讲到八大行星为什么围绕太阳运动这个话题,为了让同学们对引力这个知识点加深印象,我特意举了电影《流浪地球》中利用木星的“引力弹弓”效应给地球加速的例子,正当解释其原理时,“丁零零”放学了,许多同学意犹未尽,大概是如此庞大的星球为什么会像个弹丸一样发射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兴趣,尤其是吴子牛,硬是拦住我的去路,追问我讲了一半的原理。

那天,我们相互探讨了足足有半个多小时,从“洛希极限”到星际旅行,从黑洞到时间旅行,看着他那双求知若渴的好奇眼神,我忽地感觉到他并非我所想象的那般不可救药,而老师就要做黑暗中的一道光,一点能够指引人走出迷途、走向光明的星星之火。

● 一脸皱纹

一个周末,女儿见到我说,你脸上的皱纹又增多了。我打开手机摄像头,照了一下,的确增多了,不知道什么时候,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好像墙角悄悄生长的爬山虎,不知不觉都爬上了我的脸庞。想到今天在学校,气急败

坏地批评了几个上课说话的学生;喋喋不休地做了几十分钟学生的思想工作;喊来喊去地指挥学生上操、收操,一天下来,脸部肌肉大幅度地运动那么多次,不起皱纹才怪呢。

那天,我在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两个视频。其中一个,课堂上一个女老师正在专心地给学生上课,转头发现一个女生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女老师放下课本,走了过去,两只手却按在睡觉女生的肩膀上轻轻按摩起来。老师的抚摸、同学们的笑声惊醒了那个女生,她站到座位旁羞愧地低下头。女老师笑着站在她面前,教她一起跳跳防瞌睡的运动操。那一刻,课堂里一片温馨和欢乐,深深触动了我。

还有一个男老师“变脸”的视频:视频中,这位男老师因为连续上课,一身疲惫地走到教室门口,却突然停了下来,耸肩、挺胸、整理衣服,不停地调整着自己的状态,最后,他扶了扶眼镜,又反复调整微笑的表情,一切妥当,才大踏步走进教室。我想,这一定是一节精彩的课堂。

换一种视角看人生,这点点滴滴的温馨片段,纵使让皱纹爬满了我的脸庞,却温柔了时光,成为岁月长河里唯一一带不走的美好。

转眼间,我在教师岗位上已经坚守了20年,回首过去,总有许多片断让我心生暖意,久久难忘。

● 一碗水

那年,我刚参加工作,在一个偏僻的农村学校任教。冬天的一个午间,学校里停了电,这让我做饭犯了难。我手里捏着一包方便面,叫住了几个正要回家的学生,问道:“学校停电了,老师没法做饭,你们家谁离学校最近?回去给老师端一碗热水!”一个小男孩听了我的话,欢快地答应了一声,跑回了家。

过来一会儿,那个小男孩就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盛满热水的大碗送到了办公室。我连忙接过来,还没等我道完谢谢,小男孩又跑走了。没过多久,我就听见外面一阵嚷嚷声,出来一看原来是那个给我端水的小男孩被他的奶奶拧着耳朵走过来。我还没张口,大娘就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道:“走,到家里,大娘给你下碗热汤面!你看这孩子实诚不?不知道请老师到家去吃饭……”

我没有想到自己要了一碗水却惹了这么大的“麻烦”,自那以后,学校附近许多有学生的大爷大妈都接二连三地来请我到家吃饭,我知道他们想用这种最简朴的方式来挽留我,害怕我也像许多年轻老师一样飞到城里一去不

旧课本里的“宝藏”

■ 刘云燕

儿子高中毕业,远走他乡求学,给我留下了如“山”高的课本和习题集。然后反复叮嘱我:“不要卖掉,没准儿我还要看。”

望着这么多的书,我需要细细地整理一下,翻开那些儿子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课本,瞬间,我就被其中的课文所吸引。记得有人打趣地说:“小时候,想到语文课本,总是与背诵全文的恐惧相关,可是,有一天,你再看它时,它摇身一变,成为带货指南。”

我读了几篇课文,确实和当年读了不同的感觉。小时候,学鲁迅的《少年闰土》《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感觉那个世界离自己太过遥远,好像是听故事一般。长大了,真正走到了绍兴,看星罗棋布的河道,人们摇曳着小船,才真切地感受到了鲁迅小时候去看社戏时的情景。那一晚,我们吃罢黄酒、梅干菜焖肉和臭豆腐,我们入住在鲁迅故里的老台门里。一座老台门就是一部家族的兴衰史,我站在老台门的木栏杆前。夜色里,到处留着岁月痕迹的木雕,仿佛还在深情地诉说。第二天,我走进了盼望已久的鲁迅故里,游了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寻到了那个刻在木桌上的“早”字,此时,我仿佛想起了小时候,老师领着我们读《百草园和三味书屋》时的情景,一切似乎都在这里重现。站在百草园前,我仿佛看到鲁迅笔下那些“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还有肥胖的蜜蜂、轻捷的叫天子,油蛉的低唱,蟋蟀弹琴,时光仿佛静止了一般,让我有了身临其境之感。

后来,学习老舍的作品,迷上了济南这座城市。小时候,喜欢读《济南的冬天》。“请闭上眼睛想: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工作后,因为在济南设立分公司,我曾在济南生活过几年,走遍了济南的大街小巷,更爱流连在老街泉水畔,那才是老济南的风骨。喜欢看黑虎泉、趵突泉,喜欢人们依泉而居,种满鲜花,活色生香的生活。在济南,我经历了春夏秋冬,感受着济南这座老城独有的人文韵味。此时,再读老舍的文字,我更加热爱这座城市。我曾多次去济南老舍故居,老舍在这里写下众多著作。那个小小的四合院里,也曾凝结着老舍在济南的幸福时光。此时再读儿时读过的文字,颇有些亲切感,仿佛老朋友偶遇般欣然。

自然,我还读到了儿时琅琅上口的桂林山水、黄果树瀑布,还有黄山的云海奇石,当我已经走过这些地方,再重温这些儿时的课本,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原来,儿时的课文是让我们燃起了读万卷书的理想,更赋予我们走万里路的决心。让我们对这个广阔而美好的世界充满了向往。

我轻轻地抚去书页上的微尘,似乎这里面,藏着很多美好的宝藏。……

蛙声起

■ 潘玉毅

推开书房的门,一声蛙鸣就跳了进来。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好似老友久别重逢,隔着漫长的岁月,既感满心欢喜,又不知从哪开始说起。于是,我便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仿佛远客到来倒茶落座后的寒暄。

这寒暄,初听时像黄昏时分的微雨声,一点两点,若有若无,再听时,如潮水一般,汹涌而来,嘈嘈切切,连悦耳的翻书声都抵挡不住。

在城市里呆得久了,每日里看见的除了车子便是人,四时早已不分,更忘了今夕何夕。

不过,蛙鸣起了,蝉噪也就不远了。这是一个季节的征兆。

世上有许多已经很美好的事物,仍需要一些点缀来加深它的美好。蛙声就是夏日最好的点缀。绿油油的菜畦上、泥泞的水稻田里,长着蔬菜,长着豆苗,是青蛙绝佳的藏身之地。旧时农村里家家有田,田里到处都是青蛙。人们在插秧的时候能看到它们,禾苗长起来的时候也能看到它们,甚至稻谷丰收的时候仍能看到它们。然而现在,农村里的马路越修越宽,池塘、田地越来越少,白日里我们已很难见到青蛙的影子,连蛙声也是“难得几回闻”。

但到了晚上,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当夜色如幕挡住了日光,村庄里的灯一盏盏亮起,忙碌了一天的人们纷纷围坐在餐桌旁,享受着天伦之乐时,蛙鸣声响了,这蛙鸣一声连着一声,一片连着一片,此起彼伏,绵绵不休,如夜的私语在人耳边不住回响。

蛙声唤醒了沉睡的池塘,也唤醒了人们慵懒的睡意。明明书本还捧在手心,脑袋已经昏昏沉沉。青蛙全然不理睬这些,呱呱的声音从入夜响到黎明,从人清醒时响到人梦里。

直到北风吹过,天与地感受到了凉意,哆哆嗦嗦地,几个寒战打下来,叶子落得差不多了,青蛙也就不叫了,钻进土里冬眠,且一眠就是一整个冬天,到第二年春暖花开时,我们可以在有水的地方看见许多黑色的小蝌蚪。上个月去松阳,我在山谷的溪流里也见到了几只蝌蚪,便觉得夏天还在来的路上。一晃眼,蝌蚪长成了青蛙,夏天也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青蛙藏在田里,也藏在古人的诗里,“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何处最添诗兴客,黄昏烟雨乱蛙声”“蛙声篱落下,草色户庭间”……青蛙似乎很早就有,但具体在哪一年上,史料中并未有记载,我们也无从得知。这些蛙声穿过秦汉、穿过三国、穿过隋唐、穿过宋元明清,一直落到了今天。只是今天的蛙声是否就是从前的蛙声,谁也不好说,但蛙声里的自然况味显然是不一样的。

辛弃疾有首词,其中几句是:“抛却山中诗酒窠。却来官府听笙歌。闲愁做弄天来大,白发栽埋日许多。”现代人以高雅自居者,得闲时常跑到剧院里去听歌剧、看话剧,自以为得趣,细想来,倒真有点舍本逐末的意思。

雨天的蛙声相较于晴天另有一番味道,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起的,但觉有高明指挥家在暗处指挥。随着指挥棒的上下舞动,整个天地都沸腾了,一声声,好似跟雨比着绵长。此时,山是听众,水是听众,村庄是听众,如丝的细雨也是听众——

蛙声起,聒噪是一种宁静!



一情方觉夏深 李海波 摄

不一样的黄昏

■ 和智惺

朋友说,城南的木棉花开了,还有黄木风铃花,娇艳动人,风姿绰约,特别好看。

仲春周末的黄昏,我特意腾出时间,独自驱车前去赏花。顺着城南环线一直往半山腰上走,一路上,暮色温婉,春风妩媚,火红的木棉花和黄色的黄木风铃花,一树一树,如浪似海,不仅悦目,还很怡情。

我独自寻花赏花,已颇有些时日。与养花不同,养花是一种对生命的等待,收获的是陪伴生命成长的温情过程,而赏花,则是一种对美的向往,坚持做一个有心的看花人,一年四季,往往都能领略不同的景致。

然而,就在几年前,我却并不是个追着花朵满世界跑的有心人。彼时的我深陷于生活的各种琐屑庸常里,曾一度失去对美的追求。精神世界的无所依凭,日复一日消磨着我对生活的热情,钝化着我的心灵和感官,曾让我疲惫不堪,缺乏笃定持久的愉悦感。

直到有一天,偶然在作家蒋勋的文章《不是所有人都能看见美》里读到那句:“你看到了美,才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值得好好活下去的。”我豁然开朗,忙碌之余,我还是一个“人”,我必须每分每秒提醒自己回来“做人”。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怀揣着一颗寻找美的心,我独自轻装上路,去寻找生活的本质。我开始尝试留心身边的景色,去努力发现领略生活的美好。春天的花、夏天的雨、秋夜的月、冬日的雪等等。在与美的不期而遇或者慕名拜访的每一个瞬间,我开始一点点寻回对生活原有的热忱与激情。

就像蒋勋在文中所说:“找回美的感觉其实很简单。去触摸一片叶子,去闻一下在很热的夏天午后暴雨的气味……那些我们有记忆的感觉,都会引发我们的感触和感动。”当我独自与花、与草、与四季的轮回对视时,当我眼中日益单调、枯燥、杂乱的生活开始有了缝

隙,让那些长久以来被我忽视的美的光泽一缕缕照进心房时,世界重新向我开启了一扇门扉。

而那些寻花、赏花的过程,不仅让我邂逅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感动,还让我那疲惫的身体里升腾出一种特别的欣喜,像是一缕清凉的晚风,令我瞬间安静下来,多出了几许意料之外的幸福。

事实上,不管生活有多繁杂,不管属于自己的时间有多窘迫、多逼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试着静下心来,去追求一种可以慢下来的简单纯粹的生活之美。哪怕只是一个黄昏,哪怕只是与一朵花的对视。

生活的美学,从来都不应该被舍弃。就像我眼前的这片黄昏,当我过滤了生活的喧嚣与浮躁,用一种欣赏美的眼光去寻找它时,它已永远驻进我的心里,成为我生活中一道美丽的风景,一片永恒的黄昏。

进城的布谷鸟

■ 章铜胜

傍晚,我坐在餐桌前时,忽然听到窗外传来布谷鸟的叫声。真的是布谷鸟吗?又有点怀疑,于是我侧耳细听,真的是布谷鸟在叫。回头问妻子,刚刚是否听到布谷鸟的叫声。她说听到了,是布谷鸟在叫,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布谷鸟的叫声并不奇怪,只是在城里,还是很少能听见布谷鸟的叫声。我站起来,向窗外望去,楼下的树木葱郁,布谷鸟的叫声从树间传来,只能辨明声音大致的方向,却找不到布谷鸟藏身在哪儿。但我确信,有一只或是两只布谷鸟来到了城里,就在楼下的树林里。

布谷鸟的叫声,很容易辨认,也是我最初能明确辨别的鸟类的声音。记

忆中,布谷鸟的叫声是和春耕联系在一起,它叫响了春天的欣欣向荣和喜悦的心情。漠漠的稻田里,春水茫茫,一平如镜,远山的背影倒映在水里,田埂的一线绿影勾勒,分割着田与田之间的界线。在遥远的地方,布谷鸟叫了起来,乡亲们开始到秧田里拔秧苗,到稻田里栽秧。布谷鸟才叫了几天,白水茫茫的稻田里,淡绿的秧苗已成行,远望是一抹冲淡的绿意。稻田里的绿,是会生长的,绿意渐浓,慢慢就遮住了稻田里的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听不到布谷鸟的叫声了,也不知道它们去了哪儿,就像我们并不知道布谷鸟是什么时候来的一样。在我的记忆里,布谷鸟的叫声一直有着某种

神秘感,让我难以捉摸。

爷爷对布谷鸟的叫声有种特殊的情感,那是我少年时难以理解的。在每年春天的某个黄昏,当爷爷听到第一声布谷鸟的叫声时,总是抑制不住心中的那份喜悦,他会把这个消息在第一时间告诉奶奶,告诉家人,甚至也会告诉我,这也是我很小就能辨别布谷鸟叫声的原因。我第一次看见一只布谷鸟,也是爷爷指给我看的,在河对岸的芦苇边,一只灰灰的并不好看的鸟,可它的叫声却让爷爷为之着迷。大概是因为它的叫声与农时有关,爷爷所喜欢的可能只是布谷鸟能准确地告诉他春耕的消息吧。我不理会布谷鸟和它的叫声,可能和我不太关心稼穡有

关吧。

奥地利诗人特拉克尔在《夏天》一诗中写道:“林中布谷鸟的哀鸣,在傍晚沉默。”很多鸟,都会在傍晚沉默,它们蓄足力气,然后在清晨开始又一天的吵嚷。就在那个初夏的傍晚,我在家里听见布谷鸟的叫声时,并没有听出它的哀鸣之声,却听出了叫声里的一丝落寞。在我的认知里,布谷鸟是和乡村记忆联系在一起,它是属于乡村农耕生活的,它们那样的密不可分。一只来到城里的布谷鸟,总觉得有些不合时宜,它的叫声里是不是也会有或浓或淡的乡愁呢,习惯于乡村生活的我们,是不是也和一只来到城里的布谷鸟一样,有着一种落寞呢?